

家乡是他活着的母亲

由沈丰明水彩画《心飞远方》想到的

【谈艺录】

■文/摄 叶生华

海盐县武原街道北大街27号,丰明画院。我在一幅画前停住了脚步。一位从穿着看是少数民族的女子,倚门框而远望……她是谁,她在远望什么,它蕴藏着画家何样的寄托?

我被这幅题为《心飞远方》的水彩画震撼。展厅内那么多幅沈丰明画作,他一生创作的宣传画、年画、电影海报、水彩画、油画、国画、电影海报等,林林总总,仅在丰明画院展出的先生捐赠的这百余幅画作,已可谓琳琅满目,而我为什么对这幅水彩画有特别的感觉?或许,源于我内心里对沈丰明先生生平的一点了解,因此触动心灵。

久仰沈丰明先生,但遗憾没见过先生面。近日先生回家乡,在丰明画院举行讲座,可惜我旅游在外而错过。关注沈丰明先生,源于孙子跳跳也爱绘画,我给他讲海盐籍画家的故事,因此了解到沈丰明先生一些生平事迹。

1935年10月,沈丰明出生于海盐县武原镇北大街中段的小桥弄。幼年的他生性活泼,喜欢在家门口小河边钓鱼摸虾,到石埠头游泳,喜欢拿一块小红砖在地上随意涂鸦。那时的北大街商业繁华,他的幼年生活也算无忧无虑。1937年11月,日寇炮击海盐县城,北大街几乎被焚毁殆尽。沈家祖屋被炸,家道从此中落,母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,幼年的沈丰明从此失去母亲。那时沈丰明才五岁,战火纷飞,生活困顿不堪,父亲赴上海谋生,一去便杳无音讯,沈丰明只能与年迈的祖父相依为命。

想象一下,如今五岁的小孩正在上幼儿园大班,正是对母亲特别依恋的时候。此时痛失慈母,懵懂的小丰明该有多么的伤心!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,每每忆及与母亲短暂的温情,每次看到别人有母相依,沈丰明又会多么的羡慕与渴望;以至再后来,当沈丰明成家立业后想要孝敬母亲时,那种“子欲孝而亲不待”的痛楚又是怎样地揪住心扉……站在画前,我思绪漫游,以至于眼眶发热,在模糊的视线里,隐约看到画家从画里走来,走向他



的人生路;也仿佛看见他伏案作画,将思母情感一点一滴融入水彩,把渴望母爱的心绪一笔一画地描绘纸上。

何等深情的一幅画!

仔细欣赏,画作意境深远。一位少数民族女性,赤着脚、穿着蓝染传统服饰,神态沉静地倚门而立。她可能刚劳作归来,在进门的那一刻停住脚步、站立、远望;也可能正要出门去劳作,忽然想到什么,便在门前暂停、站立、远望。这可能已经是她习惯性的动作,这样的站立与远望不是仅此一次。她的目光那么专注和深邃,她在远望什么?她在等待谁?画面中门内的深邃暗调与门外的明亮天光形成强烈对比,烘托出人物的孤独,也赋予画面“家的入口”这一温暖的叙事感,我仿佛听见她在内心里呼唤:“孩子,快回家吧……”这是母亲何等真切的期待,反过来也是画家何等深情的渴盼。画面中斑驳的土墙、墙角的柴火、门楣下悬挂的干物、左侧的绿植,都是西南乡土生活的典型符号,画家以真实的

笔触还原了民居的岁月痕迹,让画面充满鲜活的烟火气,唤起观众对乡土、家园的乡愁共鸣。画中人物赤脚的细节、质朴的服饰、松弛的姿态,都展现出天然的原生生命力,她是真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。画家捕捉到了最自然的瞬间,让画面充满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与共情,也回响着画家对乡情亲情的呐喊。

十岁那年,沈丰明离开了海盐北大街,前往上海求学、工作,成长为知名画家。1972年,沈丰明三十七岁,为了与响应国家号召支边的夫人团聚,放弃在上海的专业画家工作,迁居广西桂林,从此,故乡成了远方的牵挂。沈丰明长期深耕西南少数民族题材创作,其作品以扎实的写实功底、灵动的水彩技法、深厚的人文情怀著称,擅长以水彩语言捕捉乡土生活的诗意与温度,成为我国知名水彩画家,被誉为中西合璧的老一辈红色画家。这幅《心飞远方》水彩画作品是他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。

我不懂绘画技艺,不能分析此画关于水彩语言的运用、构图与造型设计、色彩与细节处理等诸多水彩画的艺术门道。但这幅画能吸引我,引我细赏、使我震撼、促我回味……爱看,就是好画。而且,我似乎能读懂沈丰明先生作画时微微颤抖的心灵,感受到他在画中呼唤的乡音。他画的是一位少数民族女子,却分明活跃着他的母亲——一个遥远却深刻的影子。

在八十年的离乡岁月里,沈丰明先生始终没有忘记海盐这片土地。他曾说,“最难割舍的就是家乡情。”海盐是他艺术生涯的起点,也是他魂牵梦萦了八十年的精神原乡。

在离开家乡的几十年里,沈丰明频繁往返于桂林与海盐之间。2016年,他在海盐县博物馆举办了个人画展,之后将三幅画作赠予家乡;2023年,决定一次性捐赠一百二十五幅作品,支持家乡在北大街设立丰明画院;2023年12月28日,“红色记忆”沈丰明美术作品回归故里捐赠展暨丰明画院揭牌仪式在北大街27号举行,画院免费对公众开放,展出的都是沈丰明无偿捐赠的画作;2024年,年近九旬的沈丰明先生历时半个月,为家乡创作了长达三点六米的巨幅画作《钱塘江明珠海盐南北湖》,寄托一汪深情。

耳边回响沈丰明先生在多个场合说过的话,“年幼贫苦时,多位邻居说过,‘丰明,我家有件衣裳你拿去穿穿看’‘丰明,我家穿不上的鞋子你拿去穿’……”他吃过邻居送来的馄饨、面条,穿过邻里送来的衣服、鞋子。他常说,“海盐人好,有礼数,扶弱济贫。”这是一位年幼丧母、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藏在心底的一笔“陈酿”,这是一位著名画家游子经历了百般曲折后对母亲、对家乡的深深恋情。

我久久停留在画前,思绪融入画中,想象沈丰明先生是在何种心境下挥笔作画的,又是如何身心专注地完成一描一绘的。我似乎明白了这幅《心飞远方》水彩画的深意:以画念母亲、以画思故乡。

或者说,家乡海盐就是沈丰明先生“活着的母亲”。

【四时乐】春日金灿灿

■沈燕萍

江南春日,油菜花开。起先,只是星星点点,散落于田野和农舍的角角落落。不出几天,油菜花便像一块块充分发酵的大面团一般,开得很热烈了。

从一开始,它也许没打算成为游人或摄影师眼中那么庞大的背景或道具,但它的每一处明亮,那么耀眼,那么夺目,让我不自觉想到另一种植物“向日葵”。画家梵高如果来到春天的江南,我猜他一定会喜欢上金灿灿的油菜花,那后续应该就没“向日葵”什么事了吧。

嘉禾大地的农人是勤劳的,每一块土地都不会被闲置。他们对土地对农作物,有着天然深厚的感情,油菜花似乎也明白了主人的心思,覆盖着一切可以覆盖的地方。有些泥土底下,还有农人的祖先们躺着,那些坟堆堆,平时看着怪突兀的,但在此刻的春天里,在清明节气前后,油菜花一视同仁,像花被子一样盖在他们身上。先人们也想着听听鸟鸣,闻闻花香,庇佑子孙后代平平安安。

油菜花不似那些娇贵的花儿,有些被当作众星捧月的宝贝,比如牡丹;有些被当作送给爱人的礼物,比如玫瑰……油菜花天生带着一



油菜花与干叶桃(清董诰绘)

股子野劲和力量,不需要特别的关照与呵护,好生好养,只要有阳光、有雨水、有春风,便能大大咧咧茁壮成长。有些人对看油菜花入迷了,舍近求远甚至舟车劳顿,去外省的山里,只为感受那热情的绽放和一望无际的广袤,可是,他们忘记了,哪里的油菜花是不热烈的呢?

周末,追着春天的步伐,去城外的郊野乡村看油菜花,抬头望天,我发现大自然一定是懂色彩学的。你看,黄与蓝一定是相互衬托的一对好搭子。在补色这一点上,你会瞧见,有了油菜花的明黄衬托,天空更加蓝,而且是

那种沉稳平静的蓝。黄色呈现动态,蓝色呈现静态,一动一静,相得益彰。同时,黄色是暖色调,蓝色是冷色调,冷暖交融,实在是让人舒服的两种色彩。

人们在这花色面前,就不似蓝天那么沉稳,完全不淡定了,兴奋、手舞足蹈、奔跑……我们被这一大片一大片黄色刺激并感动着。春天有那么多色彩,粉色桃花让人害羞,青草的绿意令人安稳,洁白的梨花让人垂怜,唯独这明亮的黄,居然比红色还热烈。这黄色又有点像拉丁舞,带着人去旋转、去燃烧,心甘情愿地当它的俘虏。小孩子最调皮最率真了,在花丛中钻来钻去,衣服上沾满了花粉,女孩子去逐蝴蝶,男孩子去捉蜜蜂,还玩泥巴。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个场景,男孩子们找了洗干净了的玻璃空药瓶,在瓶子里先放朵油菜花作诱饵,将瓶口对着菜花上的小蜜蜂,引得它们入瓶。大伙儿屏住呼吸,看着一只小蜜蜂钻进瓶口,在迅速旋上盖子的同时,大家发出整齐的欢呼声。

自然界的人类,我们本就是怀着一颗草本之心,不必去羡慕别处的风景,也不必希冀他乡的遇见,眼前的乡村,身边的油菜花,就很好!

【诗生活】

指尖的古琴声 是一种抚摸

■张敏华

神性的山水,
我的卑微来自草木和鱼虾。

芦苇,莲,荷,菖蒲,苦草,毛茛,
水蜘蛛也看见我了。

湖边听风,投石问水,
指间流泻的古琴声是一种抚摸。

而在湖的南岸,海不曾离去——
比起海,山更爱我。

我老了,允许我自恋,允许我
度过这些不惊的时光。

【江南好】与松鼠为邻

■朱云彬

清代翁氏有诗曰:“炯炯双眸狡,如梭绕树丫。长公曾有赋,贞女刺无牙。性癖犹耽果,情顽不息花。行藏那可问,穿穴是生涯。”说的就是松鼠。

松鼠体形细小,四肢强健,是典型的树栖小动物。它的生活习性不同于其他动物,喜欢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,特别在清晨更为活跃,常常在树干和树杈间蹿来跳去,一会儿觅食,一会儿玩耍,无拘无束,好不自在。

我最早见到松鼠,是七十年前在农村生活的事。有一次,我和小伙伴一起去老家溪西树林里割羊草,发现树上有几只松鼠在上蹿下跳。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松鼠,我不免有点惊喜而紧张,可松鼠似乎一点也不怕生——我想它可能是把自己当成了主人。它时而机警专注地看着我,时而又迅捷地上

下奔跑,尽情地向我们展示着它的才情。后来,因读书、工作离开了故乡,几乎没有见到过松鼠。再次近距离接触到松鼠,是今年春季开始。这些松鼠的出现,给了我意想不到的乐趣。

两新工程后,我的新家紧挨着海宁新海公路,几乎天天与路旁的绿化为伴,那数不清的树木像一条河,从小区东侧向南北流去,树冠的绿浪起伏,蜿蜒奔涌,溅我满目诗意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出现松鼠也是情理之中。松鼠没有冬眠的习惯,但在数九隆冬的季节,也畏寒怕冷不甚活跃,通常上午九点左右出来活动一到两小时,下午一点多钟再出来活动一到两小时,其他时间待在窝里不动。

每当我说起厨房外柏树上的松鼠,家人总是抑制不住心头之爱……有一次,我偶然打开窗户,透过半开的纱窗,发现好几只松鼠

正在柏树上搜索着什么,见我突然出现在窗口,它们便夹着尾巴匆匆溜走了。或许是松鼠碰撞到了什么而发出声响,此时妻子赶紧从厨房北窗探出头来。我说,刚才是几只松鼠在柏树上玩耍,看到我就一起跑了。

至于我,没有想到的是,阔别松鼠七十年,又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内陆续发现了它们,近来天天在我家厨房外的柏树上和场地上出现。柏树无疑是松鼠全家最佳的栖居之所,既能遮风挡雨,又能用瓜子充饥。我仔细观察,松鼠有一个习惯,就是不管天气怎么寒冷,它都不在窝里进食,而是坐在树枝上,面向朝阳,前肢抱着食物送入口中,津津有味地咀嚼品尝,时而竖耳侧听,时而转动双眼环顾四周,举止滑稽,令人发笑。

自此以后,只要打开北窗,我都会抬头投以松鼠敬畏的一瞥。或许是因为相遇的概率

高了,每次它们看见我似乎并不急于溜走,即便稍稍跑出几步,还是会回头与我对视几秒。这可爱的萌态,就像一股暖流直沁我心——是啊,“人类在心灵的深处珍惜自己的生命,也热爱自然的生命”。

近年,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持续好转,良好的植被环境为松鼠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和栖息空间。不少城市对包括松鼠在内的城市“新居民”,正着手做科学的监测,及时了解它们食物的获取、数量的控制、区域的分布等状态,并根据情况加以介入,为它们的“市民化”积极创造条件。

如今,我有幸天天与松鼠为邻,松鼠也真正成了城市的“新居民”。毕竟,它们有权利与人类和平共存于城市中。更何况,它们不仅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作用,也为城市生活增添了许多生动的元素。